



ING SHITANGL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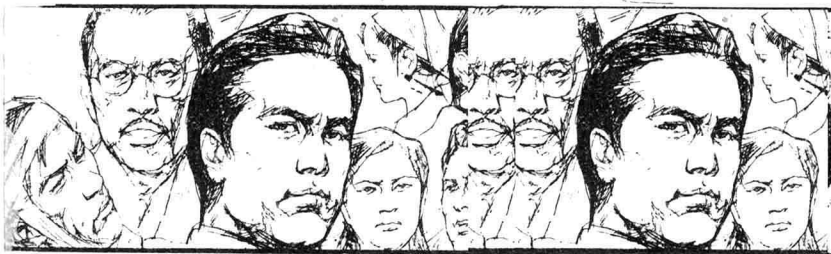
谁是“螳螂”？

谁是“螳螂”？

原著 叶咏芳

改编 吉国祥

绘画 冯正梁 许 枚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谁是“螳螂”？

原 著 叶 咏 芳

改 编 吉 国 祥

绘 画 冯 正 梁 许 枚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

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金 华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4 印张 2 20/32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—615,0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39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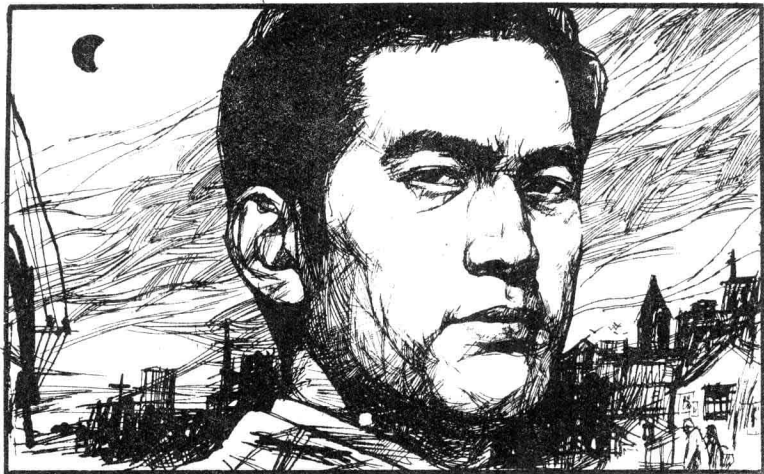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0.25 元

【内容提要】 一九四八年，宾市解放前夕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为配合我军南下，办了一个地下刊物《红星报》，宣传党的主张，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。国民党特务机关派特务“螳螂”打入我地下党内部，从事破坏活动，搜捕、毒打中共地下党员。地下党员机智勇敢，出生入死，挖出了潜藏特务“螳螂”。情节曲折惊险，引人入胜，歌颂了共产党员不屈不挠捍卫党的利益的顽强斗争精神。



(1) 一九四八年十月，宾市解放前夕。一天晚上，中共地下党员、南海大学学生陶煌身藏机密稿件，离家朝昌顺路走去。这条路末端的烟纸店，是地下联络点。《红星报》稿件在这里编辑，然后送往地下印刷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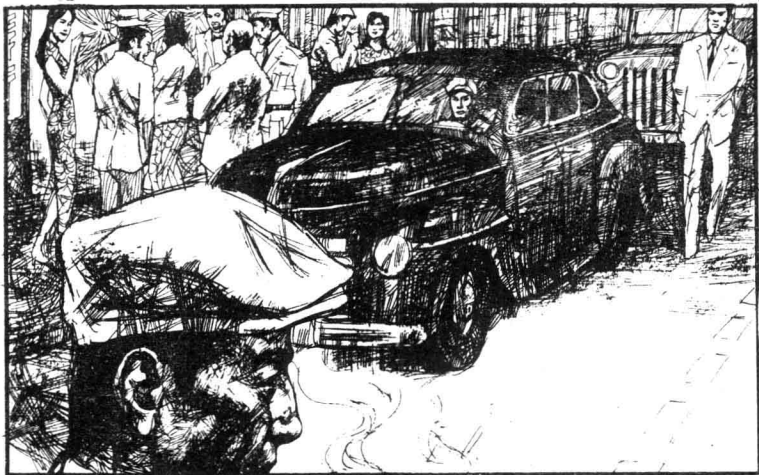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(2) 负责《红星报》编辑出版工作的，是陶煌中学时代的同学罗角。陶煌在烟纸店斜对面站定，警惕地朝烟纸店屋顶上的老虎窗望去，不好，那里不是罗角和自己约定的暗号，显然是出事了。此地不可久留！



(3) 忽然，从酒店窜出一个人影，跟在他后面。前面人行道的阴暗处，另有一个身穿皮茄克的人在晃动。他意识到刚才的举止已引起特务的注意，前后都被特务盯住了。



(4) 左手拐弯处,就是宾市一家高级跳舞厅,由霓虹灯组成的“仙女舞厅”四个大字,把周围照耀得如同白昼。陶煌见他哥哥陶辉正陪同在南京总统府任职的黄秉仁进舞厅去,那辆黑色别克轿车正停在路边,便沉着地朝轿车走去。



(5) 他刚走到轿车前面，路边窜出一个家伙，把衣领一翻，露出“中统”徽章，对陶煌说：“你刚才去烟纸店干啥？请跟我走一趟！”陶煌猛地抽了他一记耳光，怒斥道：“你瞎了眼了！”



(6) 陶煌拉开车门，进入汽车。那家伙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，正欲拔枪，司机林生走下车来，责问道：“你想干吗？”对方见司机佩着少尉肩章，想必车主人来头不小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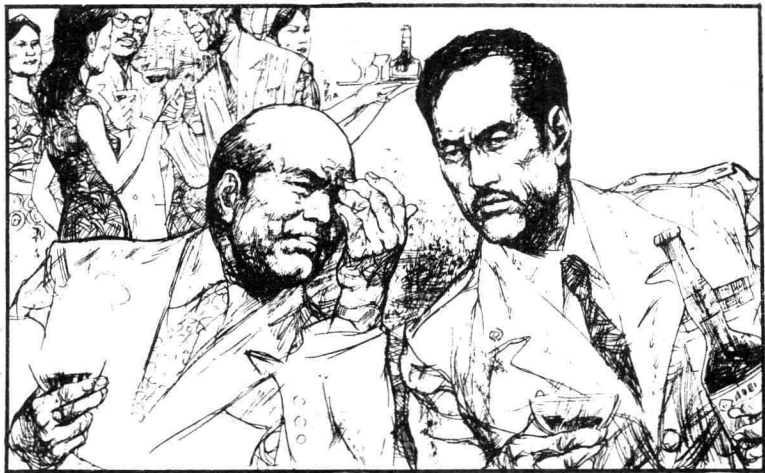
(7) 这时，穿皮茄克的特务赶来问道：“老三，怎么啦？”老三捂着脸说：“这小子动手打人！”穿皮茄克的特务掏出香烟递给林生：“是哪位长官的车子？”林生冷笑道：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陶处长的车子。”这家伙立刻点头哈腰陪着笑脸。



(8) 林生把车子开走了。陶煌低垂着头，把思路集中到烟纸店联络点的问题上：为什么自己和罗角约定的联络暗号变了样？难道罗角被捕了？地下印刷厂暴露了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：必须立即和组织取得联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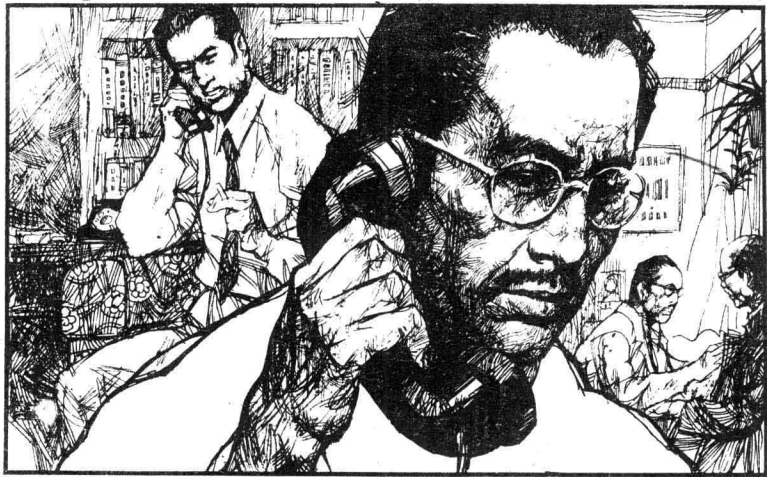
(9) 就在陶煌回家时，陶辉和黄秉仁正在舞厅里各自搂着舞女，如痴如狂地跳着舞。乐曲一停，他俩回到座位，品尝着香槟酒。陶辉奉承地说：“老兄升官了，可不要忘了小弟啊！”黄秉仁说：“咱们是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！”



(10) 黄秉仁凑近陶辉耳旁，轻声地说：“宾市共党地下活动猖獗，老头子很不满意！”陶辉显然不服气：“难道全怪我们稽查处？”黄秉仁说：“当然，主要责任在中统和军统，但你们也不无关系啊。”



(11) 陶辉不由问道：“老头子可有什么高招？”黄秉仁神秘地说：“这可是个绝密！有个代号叫‘螳螂’的人，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，已被老头子派到宾市来，设法破获中共地下组织。”陶辉想：这“螳螂”究竟是谁呢？



(12) 陶煌回到家里，等林生重又把车子开往仙女舞厅以后，立即打了个电话报告组织。他们用暗语约定明天在过雨芦诊所碰头。过雨芦是宾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，也是陶煌的入党介绍人，他开了个私人诊所作掩护。



(13) 第二天，陶煌来到诊所后，过雨芦假装给他检查身体，其实是在交谈工作。老过断定罗角已经被捕。送稿给罗角的，除陶煌外，还有大学生周寸阳，纺织女工沈袅，新闻记者冷峰，难道这三个人中出了叛徒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